

275725



FUDAN 1120000063619M 复旦图书馆

譯文叢書

迭更司選集之一

許天虹譯

大衛·高柏菲爾自述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國立復旦大學

圖書館

歷史研究所

關於小說的翻譯，我們已說過過兩次。從前我們曾說過：『翻譯小說的困難，在於要將作者的原意，忠實地譯出來，而不失其原有的風味。』

譯者的話

我們知道，迭更司是一位極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在他的小說中，描寫一般小人物，描寫他們的生活，描寫他們的苦難，描寫他們的希望，描寫他們的奮鬥，描寫他們的犧牲，描寫他們的勝利。他在他的小說中，描寫一般小人物，描寫他們的生活，描寫他們的苦難，描寫他們的希望，描寫他們的奮鬥，描寫他們的犧牲，描寫他們的勝利。他在他的小說中，描寫一般小人物，描寫他們的生活，描寫他們的苦難，描寫他們的希望，描寫他們的奮鬥，描寫他們的犧牲，描寫他們的勝利。

迭更司改觀社會上的罪惡的武器，是「笑」和「淚」。二者，諷刺家的憤怒的笑，和對於社會上的不義的憤恨之淚，充滿在他的大多數小說中。如「奧利佛·退斯特」、「尼古拉·尼克

爾培」，「唐培父子」，「馬丁·朱迪爾韋武」，「大衛·高柏菲爾」，「艱難時世」等等。

迭更司的偉大，不僅在乎他的作品大規模暴露了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英國及其社會層的生活真相這事實上，而且也在他造成了一種真正的文學革命這事實上。我們知道，十九世紀的最初三分之一，是浪漫主義盛行的時期。迭更司的「匹克維克遺稿」出版于一八三六年，這就是十九世紀的英國寫實主義誕生的日子。迭更司推翻了浪漫主義，為寫實主義在文學上取得了一個地位。

我現在譯出來的這部小說——「大衛·高柏菲爾自述」(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許多人認為是迭更司的「傑作」。就是迭更司自己也說過：「在我的『一切著作之中』，我最喜歡這一部。」我國林琴南先生也在多年前譯過這部小說，將書名意譯為「塊肉餘生述」。不過我們知道，林先生自己是不懂英文的，他請一位懂得英文的朋友將每一章的大意講給他聽，於是他根據所得到的印象，參照自己的意思，用文言文逐章譯述出來。這樣，林先生的譯本，內容跟原書自然頗有出入；而用文言文來譯迭更司的小說，恐怕也難使我國的讀者窺見這位英美諸國婦孺皆知的最偉大的通俗作家的真面目。所以我們覺得有明白話文來把它重譯一道的必要。

關於這部小說的來歷，我想可以引用法國A·莫洛亞的話來加以說明：

「……他（指迭更司）的朋友福斯試會向他提示，他應得嘗試用第一身稱來寫作。這意見得到了他的贊許；他仔細想了一遍，這次竟要用自己的經歷來寫小說了。我們已經知道，直到這時（迭更司三十五歲前後）為止，他差不多是用一種宗教上的提心來對待他早年生活上的記憶的；他沒有向任何人提起它們；他幾乎已把它們推出了意識界。現在他卻覺得，如果把它們描述一下，他也許會得到一種解放哩；他就決意把却爾士·迭更司作為下一部小說的主人公。他尋覓着一個姓名；在「高柏伍特」、「屈勞菲爾」、「和「高柏菲爾」之間猶豫不決。當最後他決定採用「大衛·高柏菲爾」這名字時，他的朋友福斯試指點出來道，這主人公的姓名的起首兩個字母是跟他自己的完全一樣的，不過顛倒了一下吧了。迭更司對這巧合非常感動，認為是一種定數。」

「當他克服了最初的顧慮的障礙以後，他就用他的全身心來寫作這部小說了。……其中除了小小的變遷——例如父母的死亡——以外，這乃是迭更司自己幼時的敘事。而且在將要結束時，大衛也變成了一位著作家。」

「這部小說的成功超過了迭更司所有的其他作品。許多讀者因為看了它的口傳性質而

更其增高了他們對它的興味。——詳見A. 莫洛亞著：「迭更司評傳」。)

我們在「大衛·高柏菲爾」這部小說中，不但可以認識迭更司的許多親屬朋友和他所接觸過的男女，而且還可以看到我們自己周圍的許多人的面影，覺得非常親切。比如那個以作者的父親約翰·迭更司為「藍本」而寫成的密考勃先生：快活而滑稽，總是破產，老是能重新振作起來，老是樂觀，老是在希望「有什麼好事會發生」——雖然有點可笑，但也有幾分可愛，尤其是在我們知道了他是多麼喜管「閒事」的時候——在我們所熟悉的人們中間，不是也有這樣的人嗎？如果你覺得密考勃先生，或大衛·高柏菲爾的祖姑是貽誤，想或貽誤特小個的發展有點出乎意外，甚至不合情理，那可以引用迭更司在「西克維克遺囑」的「再版自序」中的幾句話來加以辯護：「在現實生活中，凡是有「一點古怪的人，最初使我們感到驚異的，總是他的怪癖和古怪；往往要等到我們跟他比較相熟的時候，我們才會透過了那些表面上的特點，開始看到他那些「更好的性質。」

固然，迭更司的小說中的人物有幾個却是古怪到底的。這些怪人除了一部分可作「諷刺畫」觀以外，莫洛亞還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解釋：「關於這個，我們該知道，當時的英國確實具有着極多的「藍本」；因為比較貧苦的生活，和比較散漫的社會組織，使他們比在法國與

易發榮滋長。」

本書共有六十餘萬字，現擬分爲上、中、下三冊，於年內出齊。每冊告一段落——「上冊」敘至大衛十七歲時止，「中冊」則至他結婚時止。

最後，我要向巴金、陸蠡二兄竭誠道謝，因爲在一切都如此艱難的時候，要不是他們在各方面幫我的忙，盡力鼓勵我繼續譯下去，我是一定不能把這部長篇名著譯出來，呈獻於讀者之前的！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日天虹誌於浙江臨海。

(蘇東原卒)

一八六〇

聖神路、風鐵幹

一八六五

佛門前共同即文

一八六一

新大館談話

迭更司著作年表

一八五八

小註記

一八五九

(迭更司生)

一八六三

(迭更司結婚)

一八七〇

波士達寫非爾(即林琴南先生所譯的「賊史」)

一八七八

西京總克遺稿

一八八三

奧利德·麥惠斯忒(即林琴南先生所譯的「賊史」)

一八三九

尼古拉·尼克爾培

一八四〇

古董店(即林琴南先生所譯的「小傳」)

一八四二

巴爾塔·羅奇

一八四二

(維廉·美)

一八四二 美國雜記

一八四三 聖誕歌

一八四四 馬王·朱述爾章或(小引)

一八四五 鐘樂

一八四八 灶上的蟋蟀

一八五〇 唐培父子

一八五〇 太衛·高柏菲爾(即林譯「塊肉餘生述」)

一八五三 荒涼之屋

一八五四 艱難時世

一八五七 小杜麗

一八五九 雙城記

一八六一 偉大的期望

一八六五 我們的共同朋友

一八七〇 愛特溫·屈羅特

(迭更司卒)

原序

在本書的初版「自序」中，我曾經說過：當此剛剛寫完，心情還在激盪之際，我覺得很難站得跟它相當遠而以一篇序文似乎應有的緩靜態度來說到它。我對於本書的關切，在當時還是這麼新鮮強烈，我的心裏是這麼悲喜交集——喜的是已完成了一個長久的意圖，悲的是跟許多伴侶分離了——以致我恐怕以一己的真曲和個人的情緒來使讀者厭倦。

而且，我所能說的關於這個「故事」的話，我都已努力寫在其中了。

讀者或許不大想知道：在一件歷時兩年的想像工作結束時，那枝筆是多麼悲哀地擱下的；或是當一個「作家」的腦海中創造出來的一大羣人物正在離他而去，永不復返，彷彿他自己的一部分正在被捲入幽暗之境的時候，他的感覺是怎樣的。可是我在當時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除非我自白（這或許更少重要性）：沒有一個人在读這部「自述」的時候，能比我在寫它

上册目錄

譯者的話

迭更司著作年表

原序

第一章 我的誕生

第二章 我觀察

第三章 我發生了變化

第四章 我創設

第五章 我被遣送離家

第六章 我交遊漸廣

第七章 我在薩蘭書院的最初半年

第八章 我的假期——一個快樂的下午

第九章 一個深可紀念的生日

第十章 我被棄置了，又得到贖身

二一七

第十一章 我開始自謀生活，並不喜歡它……………二四九

第十二章 我仍不喜歡自己的生活，下了一大決心……………二七三

第十三章 我的決心的後文……………二八九

第十四章 我的姑母對我打定了主意……………三二一

第十五章 我重新開始……………三四七

第十六章 我在多種意義上成了一個新少年……………三六三

第十七章 舊雨重逢……………三九七

第十八章 回顧……………四二五

③ *Denia* —— 十二個女——十一個女。——一個女。

④ *Crown* —— 英國與海軍部——十一個女。——一個女。

⑤ *Crown* —— 英國與海軍部——十一個女。——一個女。——一個女。

第一章 我的誕生

究竟我是自己的一生的主角呢？還是由別人占有着這個地位；當在本書中加以表明。從我一生的開端時說起，我常常這樣記述：據別人告訴我而且我自己相信，我是在一個禮拜五的夜間十二時誕生的。據說，時鐘正在鐘上；鐘上；地敲起來時，我也開始哭起來了。

照我誕生的日子和時辰看來，據我的保姆和鄰近的有些賢明的婦人宣稱——她們在絕沒有困難以前好幾月就對我抱着極大的興趣——第一，我的一生是命定多舛的，第二，我將有看到死神的時候；她們相信凡是在禮拜五的深夜裏誕生的不幸嬰兒，無論男女，都必然具有着這兩種天賦。

關於第一點，我不必在此重說一句話，因為我這自傳會比什麼都清楚地表明，究竟這預言有沒有實現或適得其反。關於其時的第二點，我只說：除非我在嬰兒時期享受過我的這

一部分天賦，我更令還沒有得到它。不過我絕不因爲不能享受這種特權而訴苦；如有什麼別人在目前占有着它，我竭誠請他繼續保管着它。

我生下來帶着一張胞衣，當即登報召買，索價僅十五「幾尼」①。不知道因爲當時的航海者手頭拮据呢，還是對它缺乏信心，寧願購買軟木外套的緣故；總之我知道僅祇有一個「人」來應徵，他是買賣股票業者的一個法律顧問，他只有付兩鎊現款，其餘的要用白葡萄酒來抵償，否則寧願沒有不羈而死的保障的。所以那條廣告就失他老本地取銷了——因爲說到白葡萄酒，我那可憐的母親當時正在出售她自己的白葡萄酒呢——到十年以後這胞衣才在我們的故鄉用抽彩法對五十個人標賣；每人預付半鎊「克朗」②，中彩者須另付五先令。當時我也在場，眼看我自己的一部分這樣被處分着，我記得心中是十分不舒服而憤怒的。那張胞衣我記得是被一位老太太抽中了，她很勉強地從她帶着的一只小籃裏拿出那規定的五先令來；它們全是半「辨士」③的銅幣，而且短少了兩個半「辨士」，人家化了許多的時間和算術還

① *Guinea* ——英國金幣，每「幾尼」值二十一先令，比一鎊多一先令。——譯者。

② *Crown* ——英國銀幣，每「克朗」值五先令。——譯者。

③ *Penny* ——十二「辨士」合一先令。——譯者。

不能使她明白這一層。那一帶地方的人永遠記得這事實；她絕對沒有淹死在水中，而是在九十二歲的時候壽終正寢的。我知道，她始終以生平除了過橋以外從未到過水上爲極可自傲的事；她始終在喝茶的時候——喝茶是極其愛好的事——表示她憤恨那些無法無天的航海者和其他的人竟敢到世界各處去「浪蕩」。人家徒然告訴她，有些便利品——茶或爲其中之一——是出這種可以非議的行爲得來的。她老是更其着力地，自信其議論爲頗摸不破地答道：「讓我們不要浪蕩吧。」

現在我也不要浪蕩，回頭再說我的誕生吧。

我生在塞福克巴郡的勃倫特斯東地方或其附近。我是一個遺腹子。當我對這世界上的光線睜開我的眼睛時，我的父親的眼睛已對它闔攏了六個月，直到現在，當我想到他從來沒有見過我一面時，我老是覺得有點奇異的；更其奇異的是我朦朧地記得的我極小時所有的關於他那白色墓碑的模糊聯想，以及我常常對這在黑夜裏獨自躺在外邊的墓碑所感到的無賴同情。因為我們的小小客棧裏燈火輝煌地又暖和又明亮，而它却被關閉在我們屋外的墳場中——這是我有時覺得簡直是殘忍的事。

我父親有一位姑母，因而就是我略祖姑母，屬於她，我以後還有許多話要說——乃是我家的主要顯貴。地名叫做勞忒伍特小姐，或塔忒賽小姐——如我的可憐的母親在傳統意義上對這可怕人物的恐懼而敢於拋棄她，塔忒賽小姐——她曾嫁給一個比她自己年青的丈夫，這人生得非常美觀，可惜有點「美中不足」；據說他曾經毆打塔忒賽小姐，有一次因家用問題而發生爭執時，甚至要把她從三層樓上的窗裏甩出來。這種無法調和的脾氣，使得塔忒賽小姐出了一筆錢，跟他實行雙方同意的分離。他帶著這筆錢來到印度去了，據在我們家裏流傳的一種傳聞說，有人曾在那邊看到他跟一只「獅貓」同騎在一頭象上——但我想這當是一位「先生」或「貴婦人」之誤吧。無論如何，不出十年，他因死訊從印度傳了回來。這消息對我的祖姑母發生了怎樣的影響，沒有人知道，因為她在分離後立即恢復了她在娘家的姓名，在這處濱海的一個村莊裏購置了一所住宅，在那裏過着獨身的生活，家裏只有一個女傭；以後據說也始終不變地過着這種隱居的生活。

我相信，她本來是很寵愛我的父親的，但因為他的婚姻而大大地生了氣——她稱我的母

①「獅貓」的原文為 Bahoon，而「先生」的原文為 Baboo（印度人對男子的尊稱）。

至於「貴婦人」的原文則為 Begam。——譯者。

親是「一個蠟娃娃」。她從來沒有見過我的母親，不過她知道她年紀還不到二十歲。我的父親和培武養小姐始終沒有再會面。他結婚時的年齡比我母親大一倍，體格是很孱弱的。他在婚後一年就死了——如上所說，就是我在世以前六個月。

在我可以稱之為多事而重要的那個禮拜五下午，情形是這樣的。當然，我當時什麼都還不能知道；以下所述的，也不是我親眼目睹的事。

我的母親正坐在火爐旁邊，身體孱弱，精神沮喪地含淚望着爐火，同時憂鬱地想到她自己 and 那無父的小客人——樓上的一隻抽屜裏已有好些食預言似的別野在準備迎接他，但世人對於他的光臨一點也不感到興奮。我說，在這個明朗而颶風的三月裏的下午，我的母親正在火爐旁邊，非常膽怯憂愁，生怕不能經歷就要來到的這場大難而倖免於死；正在這時，當她揩着眼淚抬起頭來望着對面的窗外時，她看到一位不相識的女太太正在園裏走過來。

我的母親看了她兩眼，就確定地預知她是培武養小姐。夕陽的紅光從牆壁上射過來，正落在那不相識的女太太身上；她一向向門口走來，那種僵硬的姿勢和神情決不是別人所有的。

當她走到門前時，她又顯露了正是這人的一個明證。我的父親曾隱隱地說，她的行爲是很少像一個普通的基督教徒的；現在，她並不拉門鈴，卻來到那同一的窗口張望着，把她的鼻尖緊緊地按在窗玻璃上，以致我那可憐的母親常說「它立刻就完全扁平而發白了」。